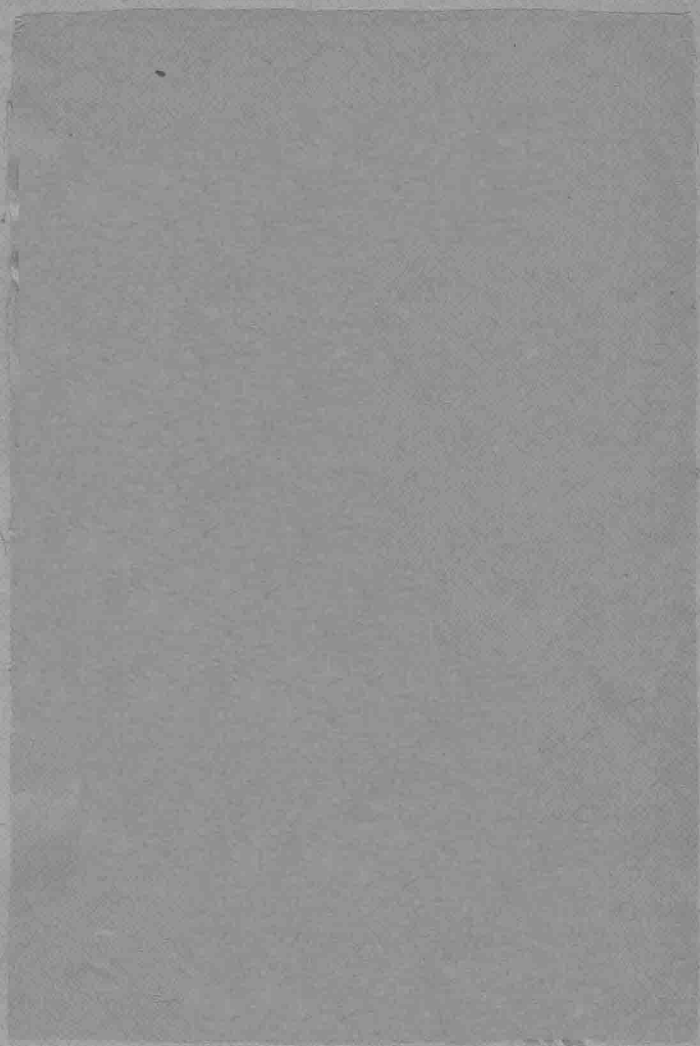


漢學簡覽

其味



漢學商兌卷下

桐城方東樹

於易則有胡渭易圖明辨惠士奇易說惠棟周易述易漢學
易例周易本義辨證洪榜易述贊張惠言虞氏義虞氏消息
惠氏士奇曰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
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
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氏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
書又創爲虛象之說而古易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
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

江氏藩曰永嘉以來鄭元王弼二注列于國學至南齊用鄭

義隋唐專主王弼而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氏集解博採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元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畧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魂歸魂飛伏爻辰交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韓清談程朱理學錮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如土梗夫漢儒之說以商衢爲祖商衢之說孔子之言可謂之穿鑿邪說哉自王韓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說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

漢學家王張管輅傳

皆以爻辭爲文王作無

昌明于世

周公易故止稱三聖

國初老儒如黃宗羲易學象數雖闢陳搏康節之學而以納

甲動爻爲僞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周易象辭圖書辨惑亦力闢宋人然不專宗漢學非篤信之士也

按許叔重說文解字所引壁經古文率多異字顧亭林氏謂以今經校則說文爲短說文引易孟氏古文也西京時劉向校書以中古文較施孟梁邱之易經或有脫字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云有脫字不云異其所爲古文也鄭氏實傳費易輔嗣之注用康成本則雖改爲俗書其經義固不異如惠氏棟九經古義所甄錄古文大抵字異而義無異者也至于易本實象

實象之說本之朱子

非虛象較畧例所論固最

得理然輔嗣之斥互體卦變五行僞說滋蔓非無見也孔

冲遠奉詔作疏獨用王注廓清千古誠有功于四聖長孫
輔畿等無識其作隋志慨嘆鄭學不過仍王儉陸澄之餘
論而已趙紫芝詩曰輔嗣易興無漢學意深惜之而鄭樵
遂謂王韓之學浮于桀紂

鄭又本之范甯甯謂王弼何晏罪深于桀紂

似皆偏

而失當不如朱子本義理說易而求實象亦不廢之變爲
得易之本義但不用漢儒爻辰納甲飛伏諸邪說耳如惠

氏江氏之言則門戶習氣之私太甚姑勿與深論是非之

精微祇盡祛魏晉以來儒說而獨宗漢易

惠氏易漢學孟易一卷虞氏一

卷鄭氏一卷京氏二卷荀氏一卷周易述以荀虞爲主參以鄭氏宋咸于寶諸家

此非天下之至

蔽者斷不若是之詖學易而專主張游魂歸魂飛伏爻辰

交互升降消息納甲等說此非天下之至邪者斷不若是
之離謂漢人所說皆伏羲文王孔子三聖人之本義此非
天下之至愚者斷不若是之誣夫以京孟之邪說荀虞易
卽孟易
駕之商衢因復駕之孔子誕誣甚矣孔子十翼具在有一
語及于納甲飛伏爻辰等說哉漢儒之易謂兼存一說則
可謂三聖之本義在此則不可且孔子學易寡過而孟喜
背師京房殺身豈易之用哉

言易而與程朱異旨者尙有數派如力闢圖象則毛奇
齡黃宗炎胡渭宗虞氏則胡渭黃宗炎惠棟趙繼序張
惠言崇鄭學則沈起元魏荔彤王宏錢澄之惠棟論變

通則連斗山毛奇齡說升降則刁包喬萊而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以變易交易反易對易移易論易凡此皆漢學之支流雜派也

於書則有閻若璩古文疏證胡渭禹貢錐指惠棟古文尚書考宋鑒尚書考辨王鳴盛尚書後案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經師系表江藩曰自孔氏正義取偽孔書而馬鄭之注皆亡

國朝閻惠出而偽古文寢微馬鄭之學復顯于世矣如胡渭洪範正論雖知偽古文而闡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洪範五行傳亦出于伏生非真能信漢學者也

按偽孔古文書至閻惠諸家書出舉世皆知已有定論

鄭晉

冲所得五傳以授梅賾乃奏上列于學官梁隋間諸儒
爲作義疏唐孔氏本之作正義唐代大行今所傳是也然
如若藥弗瞑眩則謂因于孟子人心惟危二句則据荀子
以爲出于道經是亦強爲周內以全抹殺之耳至于馬鄭
之注存于他書者王氏所輯後案具有成書以愚觀之豈
必能得二帝三王之意乎第以爲存古書可也

於詩則有惠周惕詩說戴震毛鄭詩考陳啟源毛詩稽古編
顧棟高毛詩類釋范家相三詩拾遺錢坫詩音表江氏曰王
肅王基孫毓陳統互相申難皆本毛鄭自漢及五代未有不
本毛公而別爲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
無裨益專務新奇首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大序者不一

其人毛傳鄭箋棄如糞土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直斥之爲異端邪說可也

按王柏刪詩罪無可道斥之爲異端邪說是也近人攻朱子者或罪柏爲妄謂朱子實啟之或挾柏爲功用證朱門之人且不遵朱子以爲口實皆非正論所謂項莊舞劍志在沛公者也愚謂朱子自是王柏自非史臣贊之無識許謙疑之是也陳師道信之非也至于小序自歐公朱子後爭者甚衆而馬端臨辨之尤力余別有辨若夫毛鄭異同昔人雖有專書平心而論毛傳得是者多但語意渾涵人多誤會耳鄭箋時有牴牾不如毛義爲長蓋康成初通韓

詩又注禮時未見毛傳後作毛傳箋却多用禮說所以有
不合後人各主一家互相申難誠不得已而近世學者或
妄謂鄭皆同毛詆孔疏爲不得理此祖鄭之陋習誣妄而
不顧其安者也不足與辨矣

於三禮則有沈彤周官祿田考惠棟禘祫說江永周禮疑義
舉要戴震考工記圖任大椿弁服釋例錢坫車制考張爾岐
儀禮鄭注句讀沈彤儀禮小疏江永儀禮釋宮譜增注褚寅
亮儀禮管見金日追儀禮正譌張惠言儀禮圖凌廷堪禮經
釋例黃宗羲深衣考惠棟明堂大道錄江永禮記訓義擇言
深衣考誤任大椿深衣釋例三禮總義則有惠士奇禮說江

永禮經綱目金榜禮箋江氏曰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制度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然必欲攻擊漢儒僅于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以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興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儒畏其難讀別無異說至敖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而注文隱攻鄭氏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注疏至陳澧乃爲集說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者皆趨淺顯不問古義矣

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于禮經然或取古注或

參妄說

謂朱子

吾無取焉方苞輩更不足道矣

按諸儒之于禮經誠爲盛業然朱子於儀禮用功甚深而於叙錄絕不齒及或參其說卽無取可謂公是乎

阮氏元曰賈疏周儀二禮發明鄭學最爲精覈惟自六朝至今說二經者甚多其精義及制度術算文字訓詁多有出于賈氏之外者皆可採擇至康成亦間失經旨而三鄭亦或有異同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難決從違云云

按此阮氏之說可謂卓然不易偉論矣蓋三禮專主制度名物此自漢學勝場况又能不拘注疏舊法兼收博取實事求是論學皆能若此固萬世之眼目矣但任此者不易

得其人耳

於春秋則有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馬驢左傳事緯及附錄
陳厚耀春秋長厯世族譜惠棟左傳補注沈彤左傳小疏江
永春秋地理考實三傳總義則有惠士奇春秋說江氏曰宋
以後貴文章治左氏公穀竟爲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
深于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

按左傳與毛詩在漢代興之最晚而傳之獨盛哀平之季
迄於東漢爭左氏者若劉歆鄭興父子尹咸陳元范升賈
逵鄭元詳矣六朝及唐亦惟治左氏者較盛故陸德明謂
二傳近代無講者則非自宋人始漢學家非不知之特歎

世無聞而駕以誣宋人爲之罪耳且貴文章亦不自宋以後而公穀亦未嘗非文家所貴此則非漢學者所及知耳其爲之注者服氏尠存惟杜爲甲孔冲遠已自云爾則世人罪唐人作疏棄服用杜者亦誣也

詳見中卷

至何休公羊解

詁悖理傷教甚衆康成發墨守于前劉原父權衡於後以及蘓呂晁黃之書旣明且允今或有祖述何休爲專學者則客氣好事豪舉而已大抵爭春秋者有二一則爭傳以衛經一則爭注以衛傳究之啖趙陸胡與夫賈服之注有微有顯聽世興行近人攻杜預惜縻信輯賈服紛紛著述志亦勤矣迄不知於游夏所莫贊者果能通其指平似不

如大義數十炳于日星之論爲有裨于治教王綱耳

於四書則有閭若璩四書釋地江永鄉黨圖考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劉台拱四書駢枝毛奇齡四書改錯大學證文錢坫論語後錄

按如四書釋地鄉黨圖考誠爲朱子功臣故凡爲學但平心求是補正前賢是前賢之所攸賴而望于來世之有其人也若用心浮淺又挾以門戶私見叫囂呵斥惟以能詆訾前哲爲爭名自矜之計則無論其言未是卽是亦不成氣象矣朱子四書集注惟重發明義理以訓詁名物注疏已詳不復爲解故曰邢昺論語疏集漢魏諸儒之說其于

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學者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畧者又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

考制度釋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

用力如此

按臧氏玉林曰治經必以漢注唐疏爲主曰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授以後儒之傳注非

特理奧有不能驟領亦懼爲其所隘也諸人推此以爲臧氏宗旨矜爲獨出不知皆朱子緒言也且臧氏懼爲所隘遂逃而去之終身不復求之理奧此所以蔽也又曰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

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

按漢學家惟刪此一層遂差失離畔而去

據此可知朱子非廢訓詁名物不講

如漢學諸人所訾謗也大抵爭四書者於大學欲復古本

去格致補傳

此自宋代以來紛紜甚衆不始于今日

於論孟欲刪集注

此創于黃